



王良齋文集目錄



常熟王 峻次山著

長洲蔣 榮誦先刊



第一卷

浙江鄉試錄後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雲南鄉試錄前序

讀春秋記疑序

新脩徐州府志序

朱子言行錄序

瞿壽名粵行紀事序

雲南齒錄序

沈冠雲文集序

宋玉才遺詩序

姚鐵崖詩集序

第二卷

趙聲倍雲海詩集序

李鑑湖詩集序

吳櫻坪讀史臆語序

金石圖序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之汀漳道任序

陞任福建汀漳道前蘇州郡侯覺羅雅公

去思碑記

潯陽義莊記

復園嘉會圖記

重建崇教興福寺塔碑記

第三卷

楊維斗傳

錢牧齋傳

顧亭林傳

徐俟齋傳

黃端木傳

徐立齋傳

汪鈍翁傳

韓慕廬傳

何義門傳

陳氏兩世孝行傳

勿藥居士小傳

府君健修先生行狀

第四卷

聖主躬耕藉田頌 有序

聖駕臨雍頌 有序

廣東道監察御史見南顧先生墓表

陶退菴墓誌銘

陳少章先生墓誌銘

跋米元章墨蹟

跋趙松雪畫蘭

跋董思翁臨顏魯公裴將軍詩橫卷

跋何義門摹樂毅論

跋何義門摹褚河南陰符經

良齋文集目錄



王良齋文集卷之一

常熟王 峻次山著

長洲蔣 榮誦先刊

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欽惟我 皇上秉道綏猷執中建極牖民訓俗

興賢育才文教覃敷仁風翔洽茲雍正七年秋鄉

試屆期各省考試官先後掣籤恭請 欽定惟

浙江實人文重地復蒙 皇上訓誨周詳士風



丕變加

恩樂育鼓舞日新

特簡大僚以

重其事臣任蘭枝奉

命為正主考大學士以

所掣名籤上請臣峻蒙

恩為之副伏念臣

江左庸材知識淺陋膺茲重任實切悚惶惟齋祓
一心矢公矢慎以圖仰報天恩于萬一爰星

馳就道夙夜寅恭祇服厥事取士如額刻錄恭呈
御覽臣以職得綴言簡末臣竊惟國家取士以
備公卿有司百執事之用教養之道既極其詳錄
用之途又極其重所冀得才守兼優之士以裨實

用非徒以文辭之末技博科目之榮名已也浙地
素稱才藪秉性既多聰慧重沐聖天子天地
父母之宏仁教誨生成之大德恩膏廣沛

獎諭頻頒諸生今日既惕然動覺悟愧悔之天良
而盡化其浮偽囂凌之陋習曉然知天經地義之
大道而共遵乎蕩平正直之休風矣是以命題構
藝各展所長其佳者理粹而辭醇氣和而格正彬
彬郁郁庶幾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仰
見聖天子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感名所孚禮

陶樂淑化導轉移神速之效上以慶 國家人文
之盛下以慶兩浙多士之能仰承 德意也夫
聖賢實學本於一誠舉心動念天地鬼神臨之在
上質之在旁上以誠求者下必以實應臣等身依
闕廷親承 訓誨愷摯諄詳指示開導之方一
本於推誠布公之至意為兩浙士民而發者尤不
啻至再至三是固多士所熟聞也夫以 聖主
待下之誠如此其至而應之者猶是文詞之末技
塗飾觀聽以為弋取科名之具不能實體之於身

心念慮之微以奉為立品脩身居官體國之要撫
已何安問心奚忍諸生幸際 昌期得以茂美之
才與賢書之選從此策名 天府宣力 皇
家惟願本實學以裨實政勵實心以濟實用益自
濯磨時加儆省以不負 聖天子多方訓迪之
殷懷則諸生之仰酬 高厚者在是而臣亦藉
是以報 聖主任使之鉅典有榮施焉已

貴州鄉試錄後序

欽惟我 皇上法天出治建極用中聲教覃敷

人文蔚起山陬海澨之士無不奮興鼓舞志切觀
光文治之隆振古所未有也雍正十年壬子雲貴
鄉試屆期大學士以所掣名籤上請臣峻恭膺
簡命貳郎中臣畢誼往典貴州試事伏念臣謏陋
庸材遭逢聖明叨中甲科由中書選為翰林
已酉科浙江鄉試奉命為副考官茲復蒙
恩畀以掄材重任三年之間疊荷寵榮再司
文柄雖竭盡駑駘何能仰報萬一爰星馳就道閱
二月抵貴陽比入闈與臣誼率同考諸臣並矢公

慎悉力蒐羅取士如額刻錄成例得颺言簡末臣
惟自古人才之盛皆由氣運之隆唐虞明良喜起
其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成湯咸有一德立賢無
方周時棫樸菁莪之化南北東西無思不服國
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厚澤深仁淪浹海寓我
皇上備君師之道宏教養之恩至德光昭無遠
弗屆而聖心樂育人材推恩士類有加無已
御極以來開科廣額博選旁蒐訓誨周詳甄
錄備至宜乎普天率土瞻雲就日咸思獻蓋於

帝廷效能於當世也黔省僻處西南自漢屬牂柯郡歷唐宋元明疆圉有限風氣未開惟我 聖朝德化遠敷仁風翔洽苗民歸化向學日多比年來 聖天子湛恩廣被土司率服改就流官古州都江上下延袤五六千里版圖式廓數倍於前是則黔中士庶前此之沐浴乎膏澤者既深繼此之漸摩乎教化者愈廣蓋天地之氣運待人而開人才之奮興遇至治而出臣用是益爲黔人士慶也夫黔爲滇南之門戶楚蜀之藩籬山川

環亘風俗樸茂扶輿清淑之氣當有賢人應運而生者今歲雨暘時若稔黍倍收人和年豐之慶徧於遠近太平之景象如是懷瑾握瑜之士固宜乘此時出而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矣况 聖主崇儒重道至誠感格卿雲現於闕里 特沛殊恩加廣是科解額黔省之額遞增士之橐筆入闈者亦愈多今其文之佳者理純詞雅格正氣和彬彬郁郁信所謂質有其文者視中土人文何讓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惟
皇建極于上而九州萬國之民會歸於下不以遠
近而異近光所以會歸也訓行所以爲會歸之道
也諸生幸際 昌期以遠方之才得與賢書之選
從此觀光 上國奏對 大廷惟願仰承
聖主之敷言以自勵其身心不徒以文詞之末技
博科目之榮名而本實學以發爲經濟由有守而
進以猷爲且倡率遠近之庶民共遵乎蕩平正直
之大道庶無負我 皇上教誨生成之大德而

臣等今日之奉

命斯役者亦與有榮施也已

雲南鄉試錄前序

欽惟我

皇上以至仁大孝之德膺圖繼統

恩澤覃敷於九有文思光被乎八埏既

詔

中外增廣鄉會中額又

特開恩科以旁求俊

又海內懷瑾握瑜之士莫不聞風思奮輻輳鱗集
千載昌期在於今日元年四月禮臣列雲南考官
名上請 皇上特命臣峻偕御史臣鍾衡典厥
事伏念臣一介庸愚荷蒙 世宗憲皇帝深

恩拔置翰林已酉壬子兩經奉

命衡文浙

黥恭逢

皇上御極先以考試一等得蒙引

見旋承

寵命畀以是役臣自媿菲材遭逢

盛世叨荷

兩朝高厚之恩疊膺三省掄才之

任苟不竭盡此心何以仰酬萬一爰星馳就道閱

三月抵雲南境比入闈臣峻與臣衡恪遵

聖

訓共矢和衷公慎虚心採擇以襄茲大典率同考

官洗心滌慮昭告神明乃進學臣所遴士五千有

奇鎖院三試之焚膏繼晷悉力蒐羅凡披閱二十

晝夜得士六十九人貢成均者十一人錄其文之

尤雅者二十二篇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

端臣竊惟自古帝王聲教所訖皆由近以及遠尚

書禹貢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先三方

而後南者以四海之內莫遠於南也滇省僻處西

南天末漢嘗開置郡縣僅屬羈縻唐宋兩代沒於

蒙段迨元明始疆理之如中土然求其人材文學

之媲美上國足傳於後者寥寥無幾 國家重熙

累洽仁漸義摩聲教誕敷洋溢方外雲南自我

聖祖仁皇帝天威蕩平之後涵濡既久俗美風淳

世宗憲皇帝至德廣運化洽邊方數十年來滇之人文蔚起士人之登科甲顯朝宁者後先繼踵蓋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竊以爲遠方之人生長荒陬僻壤於古聖賢之經籍儒先之緒論得之也難則守之有力紛華靡麗可欣可羨之外誘引之者少則其心不遷東南人士不乏聰明才俊然溺於詞采者每遺根柢逐於外慕者終鮮篤實以滇南之地山川清淑風土冲和誠得天地

秀靈之氣而充之以學力無紛於他好無役於浮華根之茂者其實遂庶幾有體有用可以開此方之正學爲太平之輔佐僅區區文詞之末科目之榮已哉臣曩者祇役黔闡所得華實兼茂之文輿論翕服竊喜文運光昭施及邊徼今我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求賢籲俊之盛心無分遐邇地方大吏能仰承聖主樂育懷遠之恩建立書院鼓舞而造就之臣等奉命來滇校閱試卷觀其氣和詞雅格正理醇無媿賢書之選者視

黔文多焉於此仰見 國家人文之盛 聖天子德化之隆振古莫及也多士旣歌鹿鳴與計偕從此馳驛萬里策名 天府益勵其忠蓋之忱有本之學以自效 聖明之世此多士之所以報國家者而臣亦得藉以人事 君之義以對揚休命所拜手而欣忭者也

讀春秋記疑序

傳春秋之學者自漢以後專宗三傳各仞師說至唐啖趙始舍傳求經宋元以來說經之家無慮數

百有明永樂中命儒臣纂輯大全獨取胡傳為宗頒之學官用以取士顧春秋一經為聖人所手定其褒貶予奪激言奧義雖竭後人之鑽研一知半解豈能盡當於聖心胡氏綜三傳參諸說勒成一家之書義正辭嚴論者謂於春秋大旨能十得其六七朱子亦謂且從胡氏說去然其穿鑿傳會幾如酷吏之深文周內其於聖人筆削之旨果盡合乎我 聖祖仁皇帝天縱好學表章六經御定周易折中之後即命儒臣彙纂書詩春秋三

經傳說其於春秋兼采四傳薈萃羣言凡與經旨
合者留不合者去遇有異同每加辨正然後是經
之窾突大開諸家之曲說一掃視前明大全誠遠
過之矣長洲蔣公表先生 國初以明經老余於
近年纂修郡乘見舊志稱先生偕弟進士公遜先
生好善樂施有德於鄉未知先生之邃於經學也
頃喆嗣子儋持先生所著讀春秋記疑一書來眎
余展讀之既不專主胡氏之說又博采諸家疏通
證明以期至當其言辨而晰其筆健而達以

欽頒春秋傳說彙纂校之大抵脗合而牴牾少竊
歎康熙中合在廷諸臣之長祕府藏書之富始成
彙纂一書先生以一老書生先得之於數十年之
前蓋 國家當經學昌明之會必有先路之導如
朝日之前有啓明惜乎先生含章不曜垂及百年
而猶未甚顯也子儋以家藏僅有鈔本亟謀梓行
請余爲序末學孤陋於春秋愧非專門之業辭之
不獲粗述大概以識嚮往先生又有易經纂註彭
仁簡先生爲之序其書先有鈔本今將並行於世

云

新修徐州府志序

嘉禾石公再守徐之四年人和政浹百廢具修喟然曰予前之治徐州也今之治徐府也疆境既增官制亦異烏可以無志以余讀禮家居不遠千里請任是事兼主雲龍書院余方遜謝不敏而書幣在門又念曩者承乏一統志館十有四年嘗獨肩八省暨諸邊外今公屬以一郡志必堅却之非情也遂於暮春抵徐彙諸舊志斟酌損益晝夜排纂

凡五閱月而橐成撮其大旨以序之曰州郡之有志也自宋范致能吳郡志而後駸駸漸盛有明至今凡天下府州縣莫不有志余在館中所見各處府志不下數百本然而無一可觀者其故在於無筆無書無識以村學究腐爛時文之手使之操紀述之事支離拙俗開卷令人憎厭是謂無筆目不覩唐宋以前諸家地志訟譌襲謬稱引不出傳聞事蹟頗多傳會是謂無書閒有手筆稍可而平昔不明地理體裁終苦鮮當宜詳及略當輕及重是

謂無識以此三無而修志如盲人之索途如寐者之囁語其於古今地理人事疵病尚可勝言哉昔崑山徐司寇奉 詔修一統志備四庫藏書廣徵海內博學洽聞之士而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德清胡朏明四先生者尤精地志山經水注之書為司寇所尊信故其書博大精確一洗向來諸志之陋近雖重脩無能出其範圍余幸得十餘年廁身館局稍窺見前人之卓識苦心今於是書建置山川古蹟諸類亦仿其意以為之

所慮討論無人書籍無多向所云三者或自蹈之而不知也若夫茲郡之山河形勢古來控守之大要與我 國家太平一統升州為府之善制公之序與志中已詳余不復贅

朱子言行錄序

彭城舒君敬亭今之篤行碩儒也余初至雲龍即耳其名近者惠然來顧出所輯朱子言行錄若干卷示余余盥手展觀既卒業喟然歎曰卓哉舒君之為是書乎昔文公朱子以至大至精至正之學

集有宋諸儒之大成紹孔孟之道統其在於今如
雲漢之章天江河之行地矣顧朱子一生所以自
治與所以教人者未嘗泛鶩高遠也由小學而成
德自灑掃應對進退之末以至格致誠正之要修
齊治平之方莫不循序漸進兼綜條貫其言不離
乎切近其行總歸於篤實事不越乎倫常道必原
於性命此朱子之學所以本末兼該小大畢備而
非諸儒所能及也無如人心好異學術易岐自當
時象山陸氏已不能無異同其間元明以來其傳

不絕如綫方其盛時人以朱子為宗士習正而真
儒間出焉及其末也人以背朱為能放縱無忌士
習壞而人材亦衰歎矣我 聖祖仁皇帝以

天縱聖神尊尚正學表章全書躋祀堂上所以崇
重朱子者至矣乃近日溺於科舉之學者雖日誦
其言止以為干祿求進之具未嘗一體驗於身心
而一二高明之士又或左袒陸王傲然自是豈徒
學術之患亦世道之隱憂舒君一老諸生獨毅然
以朱子為必當法沈潛玩索於全集者有年因首

列遺像以誌仰止之私乃考定年譜上溯淵源詳
錄言行條理井然如親炙朱子而得其一生之大
概使愚者觀之可以憬然內省賢者觀之可以希
踪先哲其有補於學術人心豈淺鮮哉峻少習程
朱之書分心俗學長而倖獲一第浮沉世路年將
五十自考身心茫無所得所為三復是編而汗流
浹背者也

瞿壽名粵行紀事序

自古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如唐顏常山之子泉明

遭禍亂冒鋒刃瀕死亡而卒購父遺骸歸葬故里
史家紀之以為難宜矣然天寶之亂危而復存常
山之節當時已顯朝廷有褒揚史官有實錄故其
事易著而不沒今瞿壽名先生粵行紀事一書竊
歎其事與顏泉明相類而以孫代子職與其所值
之時所歷之境為尤難也方留守公之守桂林也
明之祚已盡矣故主流離人心瓦解公社稷臣自
宜為社稷死先生以弱冠冢孫不忍祖側之無人
潛結死友代父往省自家赴粵轉側閩海九死一

生僅而得至及其求公尸而歸也懸命於大帥之手婉轉得脫匍匐萬里出刀途血路卒達故鄉又可謂萬死一生者矣夫以九死一生而得至萬死一生而得歸尚能於其間裂裳刺血述所經歷紀所見聞家事可徵國事亦可考豈非難之又難者乎嗚呼臣各忠其主子各老其親今留守公忠節與日月爭光而先生之事表彰或未及此編存可以為萬世為人臣子者勸區區紀行筆札云乎哉

雲南齒錄序

上即位之元年

特開恩科廣羅俊乂余奉

命往主滇闈得士六十有九榜發來謁多恂恂醇謹讀書自守者也既上春官會於都下相與謀餒齒錄請序於余余惟齒錄之故昉於唐人之金蘭簿其紀姓名叙年齒詳及里居先世敦同年之分誼正以重朝廷之恩遇也傳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平時散處鄉邑一旦並列賢書而或覲面不識名字不存朋友之情薄而望他日之能忠於國難矣滇去京師萬里地極邊徼東西遼遠士庶或

終年不能相往來異地相思時一展觀亦人情之所難恕者余嘗見宋紹興同年小錄朱子年甫十九名在五甲而是冊之傳以此諸君其益考道進德師法朱子使是編為他日滇南之紹興錄其足重又豈特區區科名之事哉

沈冠雲文集序

余往在都門少宗伯方望溪先生每為余稱吳江沈君冠雲之著述能守樸學不事浮藻時余以書館事繁僅獲觀一二未遑多索也今年余在紫陽

書院冠雲亦授徒郡城因出其所著古文一編視余展讀既竟乃歎曰甚矣望溪之能知冠雲之文也夫人之有文猶草木之有花草木之花其成實者率不艷麗艷麗者多不成實不成實而徒艷麗雖一時可玩不久飄落遂消歸無有矣近世之傑然以古文名者其才情爛熳筆力雄肆非不足以震盪人之耳目顧拾華棄寔止屬外眩之具而非堅貞不朽之業是猶草木之花之徒能艷麗者耳今冠雲之學篤古窮經尤精三禮其解經諸文于

羣疑聚訟之處疏通證明一句一字必獲其指歸而後已其記序碑銘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立義醇慤蓋凡在茲編無不有用而可久非猶草木之花之能成其實者乎望溪之稱其守樸學而舍浮藻其知之深矣抑吾觀冠雲之為人行高而心寬不以貧賤得失撓其慮即之溫溫然而未嘗不栗以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冠雲之學所以能不事浮藻者固以其學之樸而冠雲之學所以能守樸者又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宋玉才遺詩序

玉才少余一歲與余同受業于見復陳先生先生一見即命與之交性穎悟下筆神駿傑出儕輩自為童子補諸生食廩餼每試未嘗不冠不數年而大江以南宿儒雋士皆知常熟有宋玉才矣其為詩才情婉麗氣韻天成始猶規步義山飛卿既而研精樂府薈萃諸家七言長短句多出新意近體風骨超雋有言外之味詩餘小詞亦不減耆卿風致余昔評其詩以為得之胎性他人雖劇目鉢心

不免刻畫無鹽使天假之以年進而益上必能傳世行遠奈何年不滿三十而遽夭折哉余少無才譽賦性鈍直顧玉才與余交獨厚己亥春北遊京師相與握別其後兩接郵函寄余別後所作詩數十首懷贈者十之三時方奔走風塵未暇酬答距今七載始獲一第碌碌隨人後而玉才歿者已三年矣近得吾師書曰玉才遺稿若干卷子素厚盍序之余自愧何足以重玉才顧念吾友平日事親孝與人交有始終該涉書史以風雅自任其可稱

者不獨詩也今已矣豈忍遂聽其泯沒因為述其梗概仍寄吾師是正焉

姚鐵崖詩集序

桐城姚鐵崖先生讀禮家居哀其生平所為詩曰客遊宦遊遷粵念劬四集緘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歎曰善哉先生之詩其得三百篇之本旨者乎四牡之勞使臣也曰不遑將母皇華之遣使臣也曰每懷靡及古賢者幸際休明使於四方其矢念無時不在君親為之上者能曲體其心而代之言此

三代盛時君臣相遇如家人父子其播之詩歌者使之讀之忠孝之心油然而生也先生天稟純粹居家孝友壯歲遊覽山川客所親幕經國牧民之具早能練達及舉孝廉遭逢 聖主自縣令郡守游歷監司凡采風訓俗爲 上為民之意與夫望雲陟屺之懷悉寓之於詩其調和平而不涉怨懟其辭真率而不屑藻繪非有得于詩人之本旨而能然乎當先生之駐節吾虞也太夫人春秋高 主上重其才猷俾兩弟先歸侍養迨移官

嶺表尋即乞歸今念勅集中諸作猶以不得奉親終為憾此在先生純孝之心則然然 朝廷恩意之厚固與四牡皇華同歟非北山蓼莪所得並論者矣余不知詩辱先生之教為論其大者如此

王良齋文集卷之二

常熟王

峻次山著

長洲蔣

棨誦先刊

序

趙聲倍雲海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文藝中之難兼者莫如詩與書唐以前不概見惟宋蘇長公以詩文凌跨一代而其書亦追配古人元則趙承旨亦能兼妙自明來如文待詔董尚書輩文章翰墨非不並

馳美譽然稱其書者卒鮮道其詩蓋二者難兼雖
兼而或相掩者多矣吾鄉趙聲倍先生少以名家
子博學多能琴棋醫術無不精通而尤工於詩與
書壯歲游京師與給諫吳西齋王西亭諸公相倡
和當其刻燭賦詩揮毫對客鏘金戛玉之句龍跳
虎卧之筆踔厲風發卓絕輩流澤州陳相國有當
今第一人之目其為巨公推許如此顧才雖高而
命不偶既無所遇遂謝病歸里杜門不出者數十
年余早歲入都未與先生相識及歸而先生已歿

今令嗣志行哀遺集若干卷屬序于余余受而讀
之歎其風骨軒昂詞采壯麗大抵宗唐該宋出入
義山眉山之間而得其神理以視其書之開拓流
逸不屑屑于規撫而自成一家者信所謂二者兼
工能不相掩者也嗟乎以先生之才使得遇於時
上可希踪蘇趙次亦不失為文董乃扼塞終老鄉
里中尚有但稱其書不知其詩者豈非命耶余又
聞前明王伯穀以布衣受知宰相袁公晚居吳門
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其聲望至與申少師相

埒先生初為澤州所知大與伯穀相似乃其里居
喧寂不同若此豈耿介與通方異趣抑時世使然
也讀先生之詩并不能無慨然云

李鑑湖詩集序

昔雍正癸卯夏京兆榜發同人集怡園時海陽李
兄鑑湖年最長羣相齒讓自後隔闕君歿余不聞
也頃者令嗣沛尹景南訪余雲龍書院道故外出
所刻遺詩一編屬余為序大都古體豪宕奇麗馳
驟太白長吉間而不襲其貌近體清新峭拔出入

三唐要皆抒寫性情絕無摹擬拘苦之跡詩雖不
多卓然可以傳矣余惟山左自明季至我朝詞
人繼出其間多有以文章登大位負重名主壇坫
者君名卿子自少讀書清行無紈綺習長而博通
經史與海內知名士為文字交聲馳南北宜乎早
登清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乃久困場屋垂
老始獲鄉薦才不用於世學不施於時生平游跡
僅寄之于詩嗟乎人固有幸不幸歟豈庸者遇而
才之真者每多不遇歟今景南克紹家訓為政字

民師古良吏所謂身不食報將在子孫歟余忝未
契讀君之詩追念昔游深悵當年之僅一會而未
及與之論文也

吳樓坪讀史臆語序

詠史詩有二體一為借古人往事以抒己之懷抱
左太冲之詠史是也一為隳括其事而以詠歎出
之張景陽之詠二疏盧子諒之詠藺生是也太冲
之體後世效之者往往不拘一格興之所至則為
之乃體之變也張盧之體唐以後用之於律則為

義山西崑用之於絕則為胡曾高啓乃體之正也
顧變者可以惟我意之所寄無拘牽之苦正者或
事之不明力之不振意之無餘每使人讀未終而
輒欲棄去此劉彥和所謂意翻空而易竒言微實
而難巧古來作者雖多膾炙人口者寥寥也樓坪
先生以大雅宏達之才讀書之暇取自漢迄元史
書中事作絕句二百餘首凡一事之曲折能於四
句中摠括其要領時或別出新解又能鏗鏘工麗
使讀之者得其意于語言之外自有詠史詩以來

求如此之多而且佳者殆未見其比蓋先生自少深於史學暨登館閣馭歷中外閱歷深而見聞廣尚論古人之識既非兔園學究所及及得告家居胸有感觸借古發抒惟其意在事先力餘事外此所以昔人之所為難者而先生獨見其易也先生顧自謙曰臆語余謂臆非懸度之謂有我在焉不然彼廿一史彈詞何嘗不引據確核其體既下雖不臆烏足論哉

金石圖序

郟陽褚千峰既合今世所存周秦兩漢古文字為金石經眼錄以傳人間復自二國至唐擇其碑碣之最有名與夫晦於昔而出於今者撫其字體約其碑形紀其尺寸名曰金石圖俾觀者一室之中恍如坐卧其下供我摩挲撫玩宜乎好之者之衆也余獨嘉褚君此舉非徒博耳目之玩且深入好古之思焉夫百聞不如一見古人右史而左圖所以代見也近代車服禮器鼎彝凡古來法物莫不有圖獨金石文字有記而無圖即好古多藏之家

亦祇裝潢成帙便於觀覽而其圭趺之式廣狹短
長之數能留心者鮮矣故今日之碑碣多不合於
古者豈不以未見古制哉今得褚君繪而傳之合
之前經眼錄所載古來碑碣之規模略備後有作
者皆可取法於斯則是圖之足重豈在宣和博古
之下余故書其大者以諗當世嗜古之君子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蔚文之汀漳道任序

覺羅雅公以天揖英賢自大銀臺左官郡守由龍
安松江調繁蘇州以明勗吏以仁育衆奸蠹罔不

燭廢墜靡不舉禮賢愛士廣建義學甄陶造就之
方無所不至自郡之士大夫下至販夫走豎善者
敬而慕之不肖者畏而服之越三年當京察大計
之期在廷卿貳奉 詔舉公自代不謀而同者

三人江南制撫亦卓異特薦

天子素知公賢

不待入覲即擢汀漳道副使遠近聞者皆悵若有
失謂吳中數十年來始得一賢太守今又舍吾民
而去乎不敏如余忝跡閒曹十餘年與公僅公所
一相見自讀禮家居屬疾杜門足跡不躡郡郭顧

獨辱公厚意大雪中造廬敦勸俾主紫陽書院兩
年矣余性褊隘平昔交游中合者無幾公非舊交
而相待如此可不謂之知己乎今公之去不敢以
一方之故一己之私欲滯大賢亦不敢效世俗頌
禱之詞以塞酬應思所以報知己者願陳愚悃焉
天下之事局外者雖知之而無益當其事者可以
有為矣然或知之不審或知之審矣而阻於時勢
牽于利害亦終罔濟韓子有言善醫者不視人之
肥瘠察脈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

察其紀綱之理亂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
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雖肥難治今天
下承平百年矣幅員之廣人民之衆上下又安文
恬武嬉之象自漢唐來有不及者譬之人身可謂
肥矣然而風俗波靡禮教廢弛財用匱乏法令雖
密而緩急莫分文具徒繁而專事粉飾揆厥所由
得毋紀綱尚有未善乎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故論
治者以用賢才為最急用之之道必使之各展所
長而後可收實效今人才日少未聞破格旁求而

又事權過分牽制太甚內而宰輔六卿外而督撫
監司皆下親細務郡縣有司奉行文書日不暇給
而遠者大者轉忽焉彼此因循日復一日曾不思
變通之道竊恐由此以往威消於上民玩於下雖
有豪傑之士亦束手解體一籌莫施此賈長沙所
謂厝火積薪而安寢其上有心者念此能勿慮乎
吾聞汀漳邊閩界粵憲使駐漳州轄二郡一州地
濱大洋設重兵廈門歲修戰艦以扼海道其民強
悍樂戰鬪小有忿爭輒至持兵相殺蒞斯土者號

為難治以公之才猷德量其有宜民善俗之方化
導一路可知也顧今日 朝廷需賢甚亟如公者
料不久守一官必將游膺鉅任有整齊紀綱之責
圖萬年根本之計則余區區所見固非公莫可言
者遂書以贈行

記

陞任福建汀漳道前蘇州郡侯覺羅雅公
去思碑記

大江之南郡多衝劇蘇州為撫藩臬駐節地賦稅

訟獄倍他郡號尤劇近例太守官闕率選他守之
才猷傑出者調任 朝廷錄其勞不數載輒得美
擢然非有深仁實績結於人心與夫素行積于平
日著于中外者雖遷去民亦不甚思歲壬戌覺羅
雅公自松江移守蘇越二載政成在朝大臣交章
舉公自代江南督撫亦上計報最民方慮公之去
俄有 詔擢分巡福建汀漳道于時吳中士大
夫及耆老子弟咸惘惘若失所依欲籲留不可欲
即請為本路監司則格于例乃共述公之績曰惟

吾蘇省會所在賦重政繁為守者承接上下辦理
簿書猶左支右訕日不暇給若乃一方利病民風
士習鮮有計及者自公之來以仁厚居心以勤敏
應事以清正肅官箴以精明燭奸弊而尤以維風
俗興教化利益斯人為已任吳民多黠好訟弊叢
而巧法頃歲財殫穀貴民生惰窳風俗日媮頑者
漸生凌競公聽斷如神務持大體每消遏萌芽歸
於無事小者即時遣決不淹旬日故作奸者莫敢
犯勞心整飭見屬員誨導諄諄接紳士必開誠布

公諮以利病凡所設施應機立成金閭南濠四方
商貨輻湊闐闐鱗接塗巷綫通爍埃密連鬱攸時
作公闢康莊三以通汲便行火災用息蘇城民戶
繁庶貧家子弟鮮能負笈從師公度城中央及六
門剏建義學七所慎擇塾師厚其脯脩嚴立課程
屬邑聞風競勸所在多置書塾紫陽書院為吳中
大學四方士子肄業其中公尤所留意暇日常至
訓諸生以敦行讀書之道蘇州府志歷五十餘年
未修事蹟多湮公與撫軍陳公謀禮聘儒紳蒐羅

重纂崑山玉帶河久淤形勝非昔人物凋耗公以
至誠勸導人人踴躍四萬工齊舉不踰時告成一
邑利賴焉他如重整虞山書院復商相二巫公祠
建湯文正公專祠葺蘇子美滄浪亭賙助汪鈍翁
先生後人所以昭典禮敬前賢事事有裨名教嗚
呼公治吳裁兩年所樹立如此惠澤及人如此使
得久於其任必有移風易俗之大效今公去矣雖
攀轅遮道亦復何益庶幾南山片石永留遺愛惟
深知公不肯阿所好者言足徵信焉敢以是請余

文辭固陋愧無以闡揚德美既又思兩年來辱公道義之知每相見歷叙生平傾瀉肝膈始知今日之居官行政能深入人心者端由積于平素夫豈一時要結使然耶 國家重熙累洽仁漸義摩振振公族篤生偉人公自少胚胎前光切劘師友既天性忠孝又深以學問年十七冠翻譯科橐筆禁近與聞機密甫壯歷御史學士通政使銳于報國屢上封章跡其行事早不為一身一家謀而為宗社蒼生計矣 天子滋欲試以民事自蜀而

吳而閩所以益練其才為他日密勿經綸地耳古人有言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加之以惠愛在人仁政可指人焉得不思思焉得不深且久然亦烏足以盡公之為人哉因略公之事復寫吳民思慕之情而韻之公名爾哈善字蔚文家世具 國史玉牒中辭曰 明明我 后軫念南州惠我人斯畀賢郡侯郡侯伊何維覺羅公毓粹宗潢有美在躬學優而仕侍 帝左右 帝曰汝才往試郡守公在松

江普濟有堂公來泣吳惠澤洋洋維公精明奸猾
帖伏民以無寃案不滯牘維公豈弟匪怒伊教悃
幅中含文采外耀我有室家我有童稚安之誨之
繫公是恃檐帷所臨載以膏雨凡厥墜典靡有弗
舉吾民仰公如仰父師公今去矣我心傷悲思公
之德山川不隔千秋萬年視此樂石

潯陽義莊記

潯陽義莊者吳門陶氏倣范氏義莊而置者也陶
氏之先系出潯陽世籍鳳陽之定遠明洪武初有

蠶哥者以校尉歿王事贈都督僉事世職正千戶
其孫俊字靖侯調任蘇州衛右所遂家於吳入
本朝百餘年族姓蕃衍有贈徵仕郎諱世魁以勤
儉自持宅心仁厚每念族中有貧窶者思法鄉先
賢范文正公義田事而力不克逮雍正九年其子
篠命從子輩集族姓爲敦族會各出貲置田歷年
漸增至乾隆十一年篠繼先人遺志獨捐田千畝
通前所置總千一百五十餘畝又出銀一千八百
兩建義莊於長洲縣之因果巷於其中奉祀遷吳

始祖靖侯公凡田租所入皆貯焉立莊正一人掌其事二人副之佐以司莊司倉每月之朔分贍族人一切出入之數多寡之宜悉倣范氏義莊規例既成篠之從子之鐔請余爲記余惟義田之事於古無聞自宋文正范公始買田千畝以養族人其後子孫能修其業歷今七百餘年田益廣族益盛義莊之規條不改書院之俎豆如新仁賢流澤之長未有如此者故明季吳中申氏近歲松江張氏並聞風而起捐置義田以贍族然皆由貴顯後力

所優爲今陶氏位未登於朝家業粗饒乃於敦本睦族之道孜孜汲汲若飢渴之於飲食惟恐後時非誠心慕善無所爲而爲之能如是乎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凡今之人視同族如路人甚有相怨相爭若讐敵皆由不敬祖宗故至此耳今陶氏躬置義田義莊即立先祠其中於以奉烝嘗序昭穆蓋不獨調卹之誼猶見古者敬宗合族之道焉信可以挽頽風砥薄俗矣抑余聞之范氏自文正之後世有賢者故義莊之設歷久不廢陶氏

既有此善舉天必將篤生賢嗣昌大其門他時族
姓日蕃義廩加廣范莊陶莊前後相望並垂永久
豈非吳中之盛事哉

復園嘉會圖記

蔣君誦先攜長卷眎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
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為此圖沈少
宗伯歸愚雖書大略於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觀
者未盡知也我爲子言之子爲我記之手撫卧樹
頎然獨立者爲家叔桂官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

者爲蔡封干幼者爲吾兒元熙撫松而遥睇者爲
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爲唐星
轂垂釣者爲從兄實林把卷者爲陸位昭坐于其
後者爲妻兄申尚虔獨坐小軒中畫橫卷者爲唐
士安水邊松下兩人角奕老者爲家伯觀存對奕
者爲褚楸枰倚樹旁觀者爲盛用和坐石上拈鬚
神采翛然有童子抱琴侍於側余曰此非君耶君
笑曰是也其並坐者爲陸賡起稍後坐而倚樹者
爲陸叔平三人共觀圖少者爲胡錫臣長者爲顧

麗開黃冠道服者為沈廷璋藍袍踞石者為顧簡
臣倚桐抱膝者為郭道原草亭中憑闌獨坐者為
沈歸愚濯足澗中者為妻兄王松叔最後戴笠攜
杖而坐者繪圖之葉震初也凡二十有三人并家
僮六人皆各肖其神貌其間水石清幽竹樹蒼蔚
煙雲縹緲迥非塵境昔蘭亭之會四十有二人西
園之會十有六人萃海內之名賢勝侶而又有右
軍東坡二公為之領袖宜其震耀一時流傳千載
今謂是會足以繼之人未必信雖然當此親族不

相顧朋友不往來之日覩茲羣從長幼至戚故交
雍容灑落聚于一園涼薄之風亦可少挽何必一
觴一詠徵逐詩酒始稱雅集哉余未得與此會今
以作記附名於後亦所願也

重建崇教興福寺塔碑記

崇教興福寺有浮圖俗曰方塏者在常熟縣治東
今隸新分之昭文縣其制四方而九成翔自宋建
炎間成於咸淳中其建造之由謂縣依山為治右
高而左下客主之勢不敵因於蒼龍左角作浮圖

以勝之事詳元盧知州鎮琴川誌及明釋妙聲記
自建塔之後縣中風氣益完人才蔚興民物富庶
咸謂塔之陰相使然故有明以來凡有圯壞輒為
修葺乃乾隆十一年九月丁巳夜不戒於火全塔
燼焉瓴甃僅存勢將傾墜居人惴懼維時督糧使
者孝感程公見之歎曰茲塔不復兩邑其衰矣首
捐俸倡率於是邑中士大夫共請三峰貫一禪師
董其事財施漸集厥工乃興經始于十二年五月
木架甫就又壞於颶風季秋復構至十三年九月

中告成相輪金剝加高於昔層欄重設欄楯周施
金碧丹雘煥然天半遠近來觀罔不嘉歎凡縻白
金六千餘兩客戶王克明獨出三千六百餘皆衆
施住持受菴禪師請書其事以垂永久余觀自宋
以來汴京臨安之宮觀王侯將相之第宅皆已毀
廢無餘而下邑浮圖乃能久存而不替非惟地運
實賴人力焉舊誌謂茲塔之興由釋文用與縣令
李闔之厥後僧淵再建相傳即用師之後身今貫
師之力肩其任備嘗勞勩固與用淵兩師輝暎後

先而程公之諄切勸導其功不較之李令為更大
乎余家近塔幸其暫燬而即復也遂不辭而為之
記

良齋文集卷之二

